

# CHAPTER

# 01

## 第一章 疫病與巫術

自從人類開始出現，疾病就伴隨着而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傳染性的。在人類社會前進的歷史中，隨處都可見到疫病折磨我們人類的蹤跡，疫病帶給千百萬普通老百姓巨大而無窮的苦難與悲哀。疫病傳染方式的不可捉摸，使瀰漫在人們心頭的全是神秘和恐怖，於是開始了對巫術的崇拜和尊敬。



---

## 疫病與巫術

---

疫，這一中國古代史書中的常見名稱，就是今天的傳染病。它是由各種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體引起的傳染性疾病。早期的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十分有限，無法詳細地區分傳染病的種類，遂將傳染性的疾病統稱為疫、疫病。

大約 1 萬年前，人類逐漸以農業經濟取代了漁獵經濟，飼養業也逐步發展，從遊牧生活走向了定居生活。人類逐漸開始對自己的健康有了要求，對防疫治病有了比較粗淺的認識。

傳說中的神農氏時期，人類向文明社會逐步邁進。神農氏帶領他的人民由採集漁獵向農業社會進化，漢代《白虎通義》說：「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謂之神農。」由於人口開始增多，自然條件已不允許再過遊牧生活，於是在神農氏的帶領下，人類由生食到熟食，從狩獵進入了農業。眾多人口聚居在一起，就很容易遭到疫病的襲擊。

如何抗擊疫病，成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有人從社會實踐經驗中不斷總結出原始醫學知識，開始以醫藥防治疫病。



傳說中的神農氏除了「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之外，還「嗜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他「嗜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就避」。神農氏成了傳說中醫藥的創始者，是中國人開始有意識地對自己的健康進行保護的始祖。

傳說中的黃帝，也教民治百病。他「諮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之性命，窮神極變」，研究醫道。後代把他與當時的一些名醫如岐伯、雷公等討論醫學的著作，編成《內經》，署名為黃帝所作，稱《黃帝內經》。據說黃帝時期有很多名醫，在發展醫藥、預防疾疫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認識。如黃帝大臣桐君「識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藥物」，根據自己對藥物的認識編成《藥性》四卷。對醫藥認識的進步，表明人類對疫病治療從無奈進入了有為的階段，開始用醫藥對疫病進行控制。

不過，醫藥剛剛進入萌芽起步階段，它的作用畢竟有限，人們對防治疫病的願望主要寄託在巫術上。

## 神靈與疫病的聯繫者 —— 巫醫

遠古時代，由於生產水平和認識能力的低下，人類對許多自然現象，如對天地、山川、風雨、雷電、霜雪、旱澇及人體生理、疾

疫、死亡都無法理解，充滿恐懼心理，感到神秘莫測。在當時的語言、思維和推理能力之下，人們試圖從當時的認識水平對這些自然現象加以說明和解釋，於是出現了對自然界的崇拜和信仰。當時的人們認為宇宙間有一種主宰萬物的神靈，人的疾疫生死，都是神的降臨，不可抵禦。他們企圖通過與神的交流來達到心靈的宣泄，來彌補和控制疫病產生出現的無奈痛苦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這樣的認識背景之下，求神祈靈、驅鬼逐邪之類的巫技應運而生，「巫」出現了，人的祛病除疾的原始本能也被染上了神靈的光暈。「巫」充分利用了人類的幻想，自稱與神可以相通，能採用某些方法影響自然，改變人的生老病死。稍後，「巫」的發展呈理論化和系統化，有一套完善的咒語、祭祀、祈禱與迷信活動。



上古時期的巫在防治疫疾方面所起作用很大。巫是活躍於政壇的一個群體，許多巫都是當時傳說中帝王的醫學大臣。他們是保佑民眾、維護人們健康的一批在當時來說屬於知識分子的人。傳說中的巫有巫咸、巫彭、巫妨、巫抵、巫姑、巫禮、巫盼等人。巫咸據古史《世本》記載為帝堯大臣，「以鴻術為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癒人之病」。巫彭據《路史》記載，黃帝曾命他與桐君為百姓治病，「人得以百年」。他們主要以祈禱和詛咒為形式進行「驅鬼」、「逐疫」，同時也輔以醫藥進行治療。因為醫藥水平有限，所以巫的發展是適合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巫術成為原始的醫療方法。

《說苑》記載上古有個叫苗父的巫醫，「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這個上古神醫通過祈禱、詛咒方式，使前來醫病之人恢復了健康。另外還有一個叫俞跗的巫醫，「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巫的這種以祈禱為主、醫藥為輔的治療方法，多少傳播了一點衛生知識，給充滿恐懼的患病者在精神上帶去了莫大的安慰，有利於病情的減輕和身體的自我調節。

巫的出現，是這一時期人們對強大的自然主觀能動積極性的發揮。然而巫醫靠巫術治疫病，畢竟是無知時代人們認識有限的產物，是很少有可能治好疫病的。宋代朱熹曾經說過：「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也。」巫畢竟不是完全掌握正確醫治方法的醫，他們把主要的心思放在與神溝通上，反而會延遲疫病的快速治療，舉行儀式時眾人的集中，會使疫病傳播範圍更大，為害更甚。

## 甲骨文中的巫術

占卜習俗歷史悠久，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村的富河文化遺址中，就出土有當時占卜所用的鹿類動物的肩胛骨。這些肩胛骨都

有燒灼卜骨的痕跡。龍山文化時期占卜十分流行，牛、鹿、豬、羊等肩胛骨做成的卜骨背面都用火燒灼，正面出現裂紋，主持占卜者就會按照燒灼和裂紋情況來預測吉凶。這種祭祀中的占卜方式在甲骨文時期成了最為重要的溝通神靈的手段。

這一時期疫病流行不斷。甲骨文辭中的「疾」字，是以一張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臥床不起，後來通常指流行病。「疥」常用來表示癢疥類疾疫，指發生疹斑症的傳染性發熱病。「禍風」常作某某因風致疾，也即後世所謂的傷風，即今天所說的呼吸道傳染性疾病。「蠱」字指器皿中有兩個蟲，人食之入腹，就成為蠱。這個蠱大概就是血吸蟲之類的寄生蟲。甲骨文中的「疾年」，指這一年社會上反覆出現規模、範圍較大的流行疾病，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明確記載疫病流行的最早資料。

疫病流行往往會造成人員的傷亡，因而商周時期的人們採取了許多種方法進行治療。上古流傳下來的巫術盛行不衰，人們治療的方法主要以巫術治療為主。由於整個社會崇敬鬼神，發生疫病，人們往往會認為這是上帝肇病、祖宗降咎（人鬼作祟）。在這樣的對疫病認識的前提下，大家就祭拜鬼神，以求福佑，希望通過祭祀而禳除疫病。

在甲骨文的記載中，商人用祭祀占卜對付疫病，方法主要有這樣幾種。（甲）禱病。禱，祭也。凡染上疫病之後，就要向祖先舉



行「禱」祭，在祭祀之中報告病情以祈保佑。（乙）禦病。甲骨文辭中，有用「禦」作為祭名的，含有禳除災禍之義。（丙）祗病。祗，祭名，甲骨文辭云：「乎（呼）比（祗）役（疫），正？」即用祗祭致於神，求神停止疫疾的傳播。（丁）衛病。衛，也是祭名。通過衛祭，求神保護，以求禳病。當時王室大臣畢身患瘡疾，遂向鬼神請求把疫病趕出體內。

夏、商、西周時期，巫術代醫，是當時治療疫病的主要方法。《山海經·大荒西經》述說前代事情時談到大荒之中，有座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等十巫就住在這裏，替人治病的「百藥」也存放在這裏。《海內西經》也說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等巫，「皆操不死之藥」。《尚書》載周武王生病時，是周公用巫術的方法向上帝祝禱之後才得以痊癒的。反映了在醫學中巫醫佔據了主導地位，當疫病出現時，自然主要是用巫術的祭祀方法來進行治療。

除了祭祀以祈求保佑、抵禦疾疫外，夏、商、西周時期已知道用藥物對付疫病，但在用藥前，也要問問上蒼是否可行。殷人用大棗治疫病，甲骨文辭中說：「甲戌卜，貞：有瘡，秉棗？」患瘡疾以後，卜問用棗子進行治療是否合適。現代中醫認為棗子味甘平，可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中國歷代醫學界都認為可用棗治瘡，如明代的權威醫學著作《本草綱目》認為可用一顆「咒棗」治瘡，病人

一吃，病馬上痊癒。

除占卜外，商周時期也流傳祝禁之類的巫術。如當時流行的饕餮等紋飾，就有可能是禁術的一種。禁術是從圖騰禁忌發展而來的，被裝飾在青銅祭器上，是巫師天地溝通儀式上必須配備的器物。這種野獸張着大口，像要吃什麼的樣子，有人推測是把死者的彼岸同生者的此岸分隔開的最初象徵。這種紋飾也有可能是為了禁怖鬼神的，特別是引起傳染病的疫鬼，饕餮張大的嘴巴其實是想吞食一切魑魅魍魎。

## 君王求助巫術

憑藉巫術治療疫病的方式在春秋戰國的前期仍然盛行。人們頭腦中鬼神觀念還是相當強烈，凡有疫病發生，總認為是鬼神在作祟，於是延請巫醫祈禱驅疫。當時醫、巫還未分離，醫沒有完全從卜祝、巫等神職人員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專業，診斷、治療疫疾依然主要是通過卜辭、巫等採用巫術加醫術的方法進行的，一旦疫病流行，無助之下的人們首先想到的還是巫術，就連君王也不例外。

公元前 581 年，晉景公夢見自己看到了疫鬼，披髮及地，捶胸



踴跳，打壞大門及寢門後闖進房間。晉景公醒後，他不是急着找醫生查出自己做惡夢的原因，而是先召桑田巫詢問。巫術其實與無知是相伴隨的，沒多久景公病情加重，才不得不請醫生治療。相似的情形在齊國也見到了。公元前 522 年，齊景公得了瘧疾，一年多病未見好轉，大怒之下，他怪罪於替他用巫術治病的祝、史。手下人覺得這幾個巫師功力的確有限，竟打算殺掉他們以事鬼神。

君王如此信巫術，遂將巫術推廣到全國各地。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事情的《逸周書》說：「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在廣大的鄉村，巫除了祈禱驅逐瘟疫外，有時也兼用藥物來治療，但以巫術形式為主。

戰國以後，巫的作用部分減弱，醫、巫分業，當時有很多醫生極力地反對鬼神迷信。名醫秦越人每到一地，就大力勸告平民百姓不要相信巫術，提倡要採用醫學技術來對付疾病，所以鬼神迷信的影響開始減弱。在《周禮》的記述中，醫官形成了獨立系統，其職責已包括診斷和治療。卜、祝、巫的職責已和醫分開，屬春官類，其治病的職能大大降低，對人們的精神進行麻痹和對瘟疫造成的恐懼心理進行撫慰成了巫們的主要工作。如大卜用龜占卜的內容中，最後一項是「八曰瘳」，即問病是否能痊癒。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其工作主要是禳除癘疫。男巫職責是「冬堂贈」，即在冬季驅逐疫疾，「春招弭，以除疾病」。醫、巫分業的趨勢，實際上是

卜、祝、巫等神職人員在防治疫病上的作用不斷下降的過程，醫學對巫術逐漸具有壓倒性態勢的可能。

## 大儺逐疫

巫術在秦漢並不是防治疫病的唯一方法，但在老百姓中仍然流行着巫術治疫，每年都要舉行一系列驅趕疫疾的活動。

秦漢時期出現了驅趕瘟疫的伏日之祭。《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前 676 年）初伏，以狗禦蠱。」初伏時，人們要進行祠社活動，還要「磔狗邑四門」。而這個蠱是什麼？有人認為「蠱者，熱毒惡氣為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如此來看，蠱也是一種傳染病。有人說：「磔，禳也。狗，陽畜也。以狗張磔於郭四門，禳卻熱毒氣也。」殺狗是為了驅趕毒氣，伏祭成了漢代的重要祭祀活動之一。

《漢書》載有楊惲的《報會宗書》，說農民勞作很辛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這天大家都「拂衣而喜，奮袂低卬，頓足起舞」。民間普遍存在着這樣的驅疫活動，巫以舞降神，與其他的一些祭器、享牲等配合在一起，想達到驅除致病鬼神的結果，但巫引導大家又唱又

跳，歡天喜地，實際上在遠離逐疫的本意。

大儺逐疫的形式盛行於漢代。《禮記·月令》云：「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疫的活動秦朝以前其實已經出現。據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義》等書記載，漢代人防病驅疫意識非常強烈，他們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隱匿性病因當作病魔、害鬼，如相傳帝顓頊的三個兒子即瘧鬼、魍魎、小鬼。人們常常在每年的十二月歲末時（先臘之夜）逐趕他們，「閉戶以禦兇也」。

《太平御覽》卷 531 引西漢末年出現的《禮緯》談到顓頊有三個兒子，出生後不久就全逃走了，成為疫鬼。一個居住在長江邊上，成為瘧鬼；一個居住在若水畔，成為魍魎鬼；一個居住在宮室內的一個角落裏，經常嚇人，是個小兒鬼。於是君王們常在正歲十二月，讓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帶着數百位奴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鬼。以桃弧葦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大儺風俗是一種思想上的依賴和信仰，想依靠眾人的力量，協力把鬼疫驅走。

大儺風俗十分壯觀，《後漢書》說當時皇宮裏舉行大儺時一般要選拔 120 名中黃門子弟作為侏子，在宮庭中禁驅趕疫疾。禮官方相氏蒙熊皮，執戈揚盾，威風凜凜。有人扮成十二獸專吃疫鬼。儀式開始，黃門令先上奏說「請逐疫」，於是眾侏子齊聲恐嚇疫鬼道：「甲作食殍，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



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蟲。凡使十二神追惡兇，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方相氏率領眾人在宮內歡呼轉圈三次，就手持火炬將疫病送出端門。守在外面的騎兵將火炬接過後，快馬扔到洛水中，於是儀式正式完成。

民間也有驅疫大儺儀式。《荊楚歲時記》說儀式中一大群人敲擊細腰鼓，頭戴假面具，作金剛力士狀，蜂擁而前，手舞足蹈，驅趕疾疫。在這種場面下，瘟神只有抱頭逃竄的份，逐疫的人們勝利了。張衡在《東京賦》中說，人們通過大儺把山澤之神、惡鬼、委蛇、旱鬼、木石之怪、赤疫鬼等一一殲滅乾淨。

從山東嘉祥縣武氏祠出土的漢代石刻《逐儺圖》中，我們看到了當時打鬼逐儺的生動場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畫面上還可看到蟲豸兩條，逐儺者手中高舉撲蟲的工具，以及人們拿着罐、碗等物揮灑的情景，這使我們聯想到古代在舉行逐疫儀式時，同時還採取除害滅病措施。根據《後漢書》記載，逐疫時還播灑「赤丸、五穀」，藉以起到驅蟲防疫的作用。據張仲景《金匱要略》記載，赤丸、黃丸是由丹砂、雄黃這一類具有一定殺蟲效果的藥物配成的。

逐疫風俗從戰國時期出現，較多地表現在出喪驅祟上。但自秦漢以後，卻從出喪風俗中脫穎而出，形成了臘月驅鬼逐疫的特色。每當疫病流行時，人們往往把疫病的原因歸之於鬼神的作祟。為了



消災免禳，有的人俯首帖耳拜倒在神靈腳下，為了祈求上帝、祖先的降福或鬼神的寬赦，他們戰戰兢兢地貢上大批牛、羊等祭品，想通過祈禱或祭祀的方式，乞求獲得生存。究其實，無知和恐懼相結合，疫病的肆虐更是暢通無阻。也有一些人採取了罵鬼、驅鬼的方式，玩起了藐視鬼神的遊戲。大儺儀式的主體應該說就如上面所述的那樣，類似一種遊戲，因而這種風俗的流行，表明了人類有戰勝疫病的堅強信心，表明了人類熱愛生活的美好願望，有利於人民身體健康，鼓勵與疾病作鬥爭，提倡清潔衛生運動。至魏晉以後，驅儺風俗漸漸向着娛樂方向轉化，娛樂成分越來越多。

## 醫藥中的巫術成分

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醫、巫是一體的，後來才漸漸分開，醫藥從巫術中分離了出來，這是人類認識逐步深入、掌握醫藥知識越來越多的結果。就像巫術常常用藥物替人治病一樣，醫者製藥用藥時常常運用巫術的方法去說明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藉助於神靈來抬高藥效醫技。

《左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一天晉侯得了重病，向秦國求援。秦國派出著名的醫師醫緩前去治病。醫緩在路上時，晉侯做了

一個夢，他夢見了兩個附在他身體上的鬼，二鬼知道醫緩馬上要到了，一用藥自己就要死掉，遂商量如何逃脫。其中一個鬼說，只要我們居於膏之上、肓之下，他就沒法對付我們了。另一個鬼問，為何居於膏之上和肓之下醫緩就不能奈何我們？前面那個鬼說，因為我們居於膏之上和肓之下，醫緩就沒有辦法用藥，也不能用針灸。二鬼很開心，各居於商量好的地方。醫緩到晉國後，診斷了晉侯病情，認為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他無能為力。醫緩回國不久，晉侯就病重身亡。從這則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醫藥確有一些病是無法醫治的，但要解釋這種情況，只能藉助於神靈鬼怪了，於是良醫和巫術並存在這件事情中。

藥物的採集本是十分常見的事情，但也被蒙上了巫術的色彩。《金匱要略》中說到治金瘡的王不留行散，說是一定要農曆八月八日才能採集，如果其他日子採藥效就不行。一些陰陽屬性明顯的藥物，採集的時間規定得更加莫名其妙的嚴格。如茱萸要九月九日重陽時採，艾一定要五月五日端午時摘。荊楚間人，每年五月五日採艾，做成人的形狀，懸掛於門戶之上，禳除毒氣。也有的在這一天將艾做成老虎形狀，有的僅如黑豆般大小。有的人剪紙成小老虎，上面粘上艾葉戴在頭上，認為這樣可以衛生逐疫。至於為什麼非要在這一天，固然有民俗學上的含義，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巫術的影響所致。



一些醫家提出採集藥物時要講究儀式。如製造朱砂時，先要在靜室內焚香齋沐，然後取出朱砂，再用香水沐浴。在這些巫術之下製造的朱砂，人們認為質量最高。合成治療疹痘的藥物時，有七七齋，即要在房間內待上四十九天。究其實，這種疫病很難治癒，使一些人在藥物治療不怎麼有效的情況下想靠巫術來幫忙，求得神靈的眷顧。

唐宋以後，象數之學大行，醫學上的巫術長行不衰。東漢後期誕生的《蛤蟆針經》談到的「人神避忌」的方法就明顯帶有巫術內容。隋唐時的《黃帝蛤蟆經》，是一部十分流行的關於經絡針灸的醫書。它的第一卷就是蛤兔圖，其後就是各種針灸的避忌法。如書中說新月的第一天，月中蛤蟆剛露出頭和嘴時，人氣行於足少陰的足心處，這天就不能針灸。烏立於日中時不可針灸，如果動針就會使人很容易癲狂。每天對應於玉兔和蛤蟆生出或隱去的人體相應部位的穴位，是嚴禁用針的，否則一定會造成人體的傷害。像這樣的人體和蛤蟆、玉兔相對應的理論，就是巫術在醫學上的表現。

此外，當時還有飛騰八法、靈龜八法等，宋朝以後還有子午流注等針法，都是用巫術推演醫學的理論，使人看了之後，將信將疑。